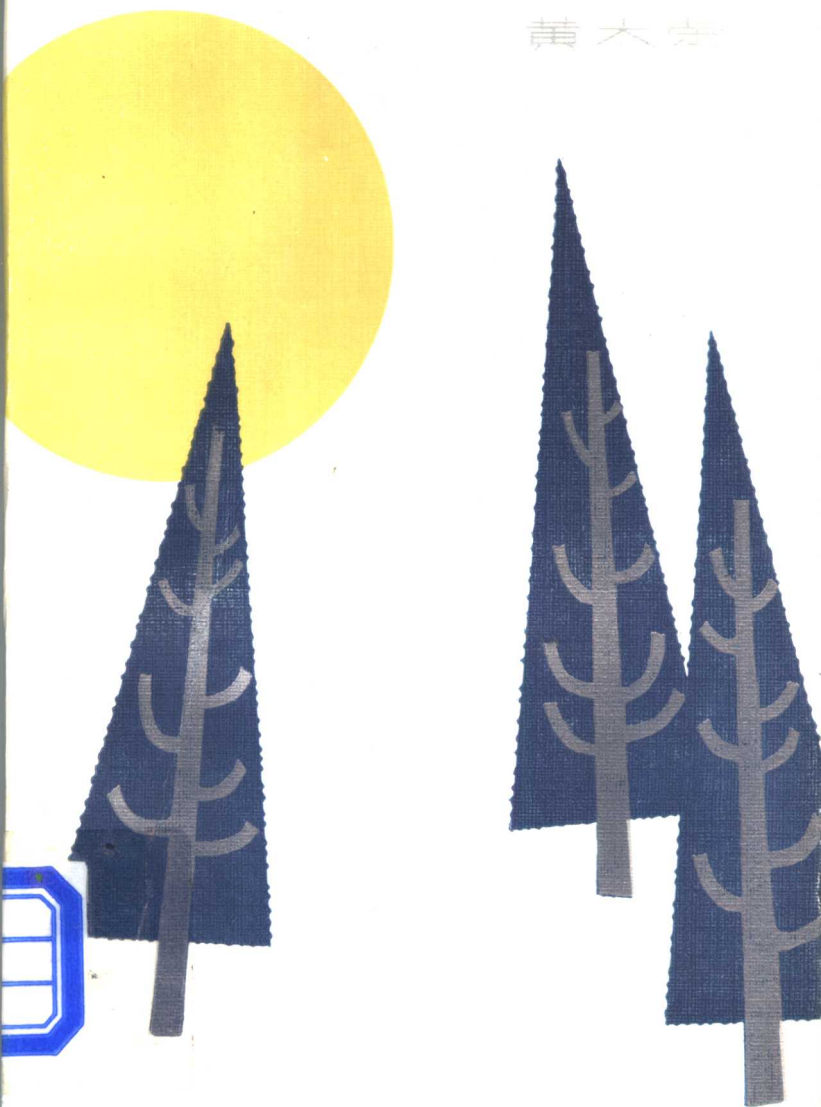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叶女贞墙那边

黄木荣



1247.7-248

小叶女贞墙那边

黄大荣

35011

1984. . 23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小叶女贞墙那边

黄大荣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2插页 136,000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302 定价：0.73元

目 录

序.....	田中全 1
小叶女贞墙那边.....	13
冬夜，西去列车的窗口.....	28
奇遇.....	42
老人的歌.....	56
无题.....	72
表.....	94
家庭悲喜剧	114
复活	132
无声的旋风	157
小巷，小巷	177
徐方圆教授	211
人·思考·探索(代后记)	249

序

大荣同志要我为他的小说集写个序，我感到惶恐。我以为，象这类事情，应该由老前辈或名家来做，而我不过是一个没没无闻的编辑，近几年才开始在编余学着写一点读后感之类的文字，为他人的作品写序合适么？但大荣同志说他不计较写序人的身份，并申明我愿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我不好推托，就来说几句感想吧。

大荣同志虽然早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，但从真正的创作意义上来说，他仍属于新时期才崭露头角的作者群。如果把新时期的文坛比做一个赛跑场的话，大荣似乎是一个略显迟钝的选手。别的选手只等发令枪一响，或甚至在枪正要响的当口就冲出了起跑线，而他却往往待人们都跑出一大截子路后，才不紧不慢地起步。他没有得过抢先的头彩，戴不上勇闯什么什么禁区的桂冠。比如批判“文化大革命”吧，他的《徐方圆教授》、《冬夜，西去列车的窗口》发表时，早已爆响过《弦上的梦》、《愿你听到这

支歌》等名篇；再如请回爱情这个“永恒的主题”吧，他的《小叶女贞墙那边》、《老人的歌》等问世时，这类主题的作品，早已有拥挤之嫌；比如抨击不正之风、鞭打封建主义残余吧，他的《无题》、《表》等的刊出，也在这类作品大量涌现以后——而且，从内容上来说，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、感天动地、震聋发聩之处；他如写农村新貌吧，他的《家庭悲喜剧》（原名《盛木匠回家》）的发表，已是在生产责任制推行了两年之久后的一九八二年。但是，这些作品，这些迟开的花朵，仍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，有的甚至受到了较广泛的赞美，道理何在呢？

《小叶女贞墙那边》中的主人公，青年业余作者“我”引证外国作家辛格的话说：作家“必须相信，或者至少自认为，只有他才写得出这个故事或者这部小说”，他才会动笔去写。我觉得辛格所言，正是大荣在创作上所信仰所实践的。别人闯开的生活领域，别人打开的禁地，他为什么还要去，为什么还敢去？他相信自己那独有的不和别人重复的经历，不和别人同一角度的观察、同一思路的追索、同一套数的构思、同一手法的表现……。他相信，自己这些作品，这些迟开的花儿，虽然不一定都能做到“后来居上”，但“只有自己才写得出”，或者说只有自己才能写成这个样子。因而，他认为，他还会告诉读者一些新的东西，别的作者不可能提供的东

西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正是伤痕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。但是“十七年”的大学生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漩涡中的过来人黄大荣写这场“革命”的《冬夜，西去列车的窗口》、《徐方圆教授》却不属于伤痕文学。这两篇“怀旧”之作，主要不是记录大荣“心灵上的创痛”，展示血淋淋的武斗、私刑，阴森森的“学习班”等等情景。因为这些东西，“即令我不写，人们也不会轻忘”，何况别的作品已经写得不少了。他把描写的重点放在能照穿阴影的亮点上，放在扭曲不了、压抑不了的崇高美好的心灵上。

你看《冬夜，西去列车的窗口》中，那个不知姓名的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，那个“革命小将”，在那疯狂的劲头达于顶点的大串联的年代，在一片“打倒”、“砸烂”、“炮轰”、“破旧立新”、“只许左派造反，不许右派翻天”的喧嚣中，居然从穿着打扮到心灵上，都还保持着一个纯真少女的正常状态。她不穿当时最流行的“革命服装”——绿军衣束牛皮带，而仍然保持着“几个月前江南城市中学生的时髦装束：薄薄的中式棉袄，罩了件浅紫色起黄花的涤棉衫，西红羊毛衫的衣领整齐地翻在外面，棕色暗条长裤腿很窄，很贴身，奇怪的是，中梁出边皮鞋竟也擦得锃亮，看不出一路的风尘。”唯一显示她革命小将的标志的，是臂上的一只红卫

兵袖章。令人更惊讶的是，她不仅从装束上反叛了她投身其中的最最革命的潮流，保持着被视为资产阶级娇小姐的美，而且从行为和心态上，大大背逆了“只许左派造反，不许右派翻天”的最最革命的哲学，保持了正常人的善良和同情心。“我”没有戴上红袖标，这在一片红的大串连学生中，是一个显眼的“非我族类”的标志，是“黑五类”、“狗崽子”的标志。但她没有歧视“我”，仍向“我”投来温暖的善意的目光，并且用她灵巧纤细的手指为“我”结扎好眼镜腿，把“我”当成兄长一样的信赖。这给心境悲凉的“我”带来了温暖和慰藉。使“我”产生了这样的联想：“我没有被世界完全抛弃，在她的眼睛里，我是好人，在批判我的大字报里，也有许多保护性的曲笔微言，在我去饭堂的路上，也还有暗地投向我的惋惜、同情、安慰的目光……是的，人，不应当轻易抛弃自己，等待和绝望，才是真正的死亡。”这个“我”不一定是黄大荣自己，但“我”的这段联想，很可能正是黄大荣在十年浩劫中感受过、体验过或设身处地想象过的。因而，这篇取材于阴暗年代的作品，就以其特异的情节，特异的感受、体验、想象，给读者以一种立足于真实根基上的美感和善感。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作者追求的目标：“文学是真实的领域，也是美的领域，我希望自己也希望人们多少得到一些慰藉和力量，多少得到一点心灵的共鸣、有

价值的思考。”

如果说,《冬夜,西去列车的窗口》留给人们的有价值的思考,是“人不应当轻易抛弃自己”,因为阴暗中也还有美,有善,有同情,有温暖的话,那么《徐方圆教授》留给人们的“有价值的思考”则是:知识分子应当永远保持对事业的信念,对祖国前途,对人类光明未来的信念,应当用各种方式和逆境搏斗。两者的立意不同,谋篇方式也不同。前者是通过一个生活断片的截取,勾勒一幅速写;后者则是剖开生活之树的纵切面,比较完整地塑造一个人物,用这个人物的一生行状来体现那“有价值的思考”。

名声赫赫、誉满全国的数学教授徐方圆,不独学识渊博,而且品德崇高;不独授业解惑,而且传道树人,极端注重学生思想意识的锻炼。他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,不要把数学当成象牙之塔里的游戏,爵禄高登的敲门砖,而应看成“打开科学大门”,使人民摆脱贫穷落伍状态,为国争光的金钥匙。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徐方圆的性格光辉在史无前例的对文化的“大革命”中得到了充分的闪现。当他戴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和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两顶帽子,被抄家、隔离、批判、审查时,当知识被看成罪恶时,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保存了高足弟子宋驹的科学论文,正是由于他坚信黑暗终将过去,愚昧必将为科学代替,动乱终将结

束。最可贵的是，他在处境极难的情况下，仍然摆出进攻的姿态，反击社会的蛀虫，变色的蜥蜴。如此种种，通过对徐方圆教授这个特殊形象的塑造，使这篇通常会写成哀歌的作品，成了一首正气凛然的高昂激越的战歌。

《小叶女贞墙那边》要表现的主题并不十分新鲜：爱情应该是两颗高尚纯洁心灵的接近，文化教养、理想志趣的不同是比天河还要难以跨越的障碍。这是当代、现代许多爱情小说都表现过的。而《小叶女贞墙那边》仍能引起人们的新鲜感，原因何在呢？让我们简述一下它的内容：青年业余作者“我”枯坐在公园女贞墙这边的椅子上，怅惘地回想着和别人介绍的女朋友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约会，回想着那女朋友的音容笑貌。那人容貌美丽，打扮入时，但境界不高，内心贫乏，和希望找一个“事业上的伙伴，互相理解的知音”的“我”格格不入，结果是不欢而散。正当他怅惘追怀，感叹着“莫非我才三十岁，就告别了爱情的幸福”时，小叶女贞墙的那边坐下了又一对约会者。这也是一对文化教养、理想志趣格格不入的约会者。巧妙的是，和墙这边约会过的一对相比，男女互换了位置——男的是个一问摇头三不知，连戏剧导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不知道的话剧演员，女的却是一个热爱文艺、勤学习，肯思索的有为青年。两人谈着谈

着，也是不欢而散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这篇作品的构思是独特而精巧的，绝不和其他作品相似的。它没有编织一个完整的曲折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，只是通过追叙和直叙的手法，把两对不谐和的约会者拉到同一个场所来。这样，作品就突破了这类小说所表达的流行意念，那种往往要伴生着淡淡的哀愁、莫名的怅惘、终生的遗憾的意念，自然而然地启示人们一个积极的意念：“事业上的同伴，相互理解的知音”存在于生活中。但是，这不能指望上天的恩赐，纯粹的机缘和第三者的力量，而需要自己去寻找，去发现。谓予不信，把女贞墙两边的两对男女互换一下位置，至少，“我”和那位男演员的朋友，不就是很好的一对么？两个小小的悲剧，不是会变成一个喜剧么？生活中的许多人，许多事，许多阴差阳错，往往只要调整一下位置，“这边”“那边”互换一下，就会各得其所的。

黄大荣说他追求真实，也追求美。《小叶女贞墙那边》确实美，美在它肯定了生活，也美在它的艺术。它通篇用富于抒情因素的内心独白贯串起来，配以对公园夜色的准确、生动、贴切的描绘，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的渲染，以及转折和结尾的波俏，含蓄，都让人感到好象是读一首散文诗。

《小叶女贞墙那边》构思巧妙，不落俗套；《老人的歌》这篇爱情小说的出新，则主要得力于它的独

特的前所未见的内容、前所未见的人物。《老人的歌》，实际上写的是老人的爱。魏么姑，一个满头银发、异常苍老枯槁的女人，一个独居了一生，从不曾听说过有什么相好的山村劳动妇女，为什么在行年八十，生命的烛光就要熄灭的时候，自动请求省里来的干部录下她的歌，她自己编的情歌，那种表示着铭心镂骨的热恋的情歌呢？为什么她在唱歌时，“睁开了眼睛，不知是望着哪儿，迷蒙，深邃，如痴如醉，眼波里漾出一股温泉，充满了灼人的热情、令人局促的活力”呢？为什么她唱完以后又对录音机全然没有了兴趣，只说了“多谢，多谢。我唱了，唱出来，就——”这样几句半头话呢？啊，八十岁的魏么姑，唱的是她自己的恋歌，她的心灵的歌。“她在心里默默地唱了一辈子，她的时候不多了，她并不坚信天国，她要把心灵的歌留在人间”，也就是说，她要把自己的爱留在人间，把自己对爱情的礼赞留在人间。

古往今来的诗人、小说家唱过很多动人的恋歌，爱情的歌，但是，大荣唱出的这支《老人的歌》，是他“自己的，与我记忆里的古今中外的情歌，毫无因袭雷同之处！”

在构思上，《老人的歌》比《小叶女贞墙那边》更为奇特。后者交叉写出对无爱的约会的追忆和对可爱的对象的向往，然而前者却只通过老人忘情地唱

她自作的鄂西五句子情歌，暗示她曾有过炽热、真切、铭心镂骨的热恋。至于她究竟和谁相爱过？有过什么悲欢离合？一概没有交代，一概不作回答。这使我想起了关于绘画的佳话。古人画“深山藏古寺”，高手别出心裁，不画古寺的一檐半角，只画出曲曲折折的山道尽头，一个小和尚在山溪边打水；齐白石大师画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，画面上不画青蛙，却只画了几只蝌蚪。《老人的歌》就是采取了这种构图方法，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，耐人咀嚼、品味。

我认为《老人的歌》是黄大荣的上上之作，它和近年来全国那些享有盛誉的爱情名篇摆在一起毫无逊色。

招工走后门的不正之风，是人人摇头、街评巷批的事物，但也是容易写得一般化、表面化的题材。也可能由于要取得爆炸性效果而比赛大胆，写出了格。而大荣的《表》则以构思的别出心裁，角度的巧妙而出奇制胜，取得了新意和深度。作者不去细致揭露贪赃枉法者的丑恶嘴脸、敲诈手段，也不去详尽描写受害者的不幸遭遇或正面抗争，却用主要笔墨去剖析、刻画受害者——正派老实的老工人赵兴发畸形、变态心理的产生，以及在这种心理指导下做出的特殊的报复行动：偷了枉法者侄儿的手表，用以抵枉法者索取的贿物。这样，作品就

产生了一种特异的揪心的感人力量，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不正之风的危害。

通过以上几篇作品的简析，可以看出大荣在小说艺术追求上有这么几个共同的特点：构思奇巧，角度新颖，不落常套；选材特异，力求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独有观察和思索；善于贴切地描写景物，创造富于诗意的氛围。在表现手法上，他也富于探索精神，作了多种尝试。《冬夜，西去列车的窗口》、《小叶女贞墙那边》，采用内心独白式；《复活》采用比较明晰的、可以让人看懂的意识流手法；《徐方圆教授》则采用了脉络清晰、情节完整连贯的一般小说写法。内心独白式的细腻的心理刻画，则为他所常用。他不单用这种手法写知识分子，也大胆用以表现老农（《家庭悲喜剧》）和老工人（《表》）。但由于用得比较贴切，效果也不差。比如，在《表》中，当他写工人赵兴发愤于王主任的公然敲诈，萌生偷王主任侄子的表的念头时，这样写道：“不，这不能叫‘偷’，这是他姓王的逼着我拿的，我不过是从他侄子手里拿过来，再交给他！我没有手表，我不希罕它！可没有这只表，姓王的就不叫我的儿子过关……这不能叫‘偷’，不能！……而且，谁敢担保他这块手表不是不义之财？！要说‘偷’，姓王的才是江洋大盗，他发国难财，他敲诈百姓，只是没有谁能问

他的罪罢了！……是的，我并不不要它，我不要！拿给他，拿得的，拿得……”这段为赵兴发设计的内心独白，曲尽幽微地贴切地道出了他彼时彼地复杂的心灵纠葛，真实感很强，也符合于赵兴发的声口、身份，一点也不令人觉得是歪曲了赵兴发“这一个”老工人的形象。

大荣同志虽然已届不惑之年，但由于十年浩劫的耽误，起步较晚，在文学创作上，他仍然属于还在成熟过程中的新人。他有自己的不足。

他的视野还不够开阔，这表现为他的小说题材内容比较狭窄，人物画廊不够丰富，特别是缺少新时期新人物的丰满身影。比之于对艺术技巧和手法上的探索、思考，在对生活领域的探索和思考上则稍嫌不称。有的小说，颇有让人产生“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，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”的感觉。

西方现代小说，包括它的技法可以借鉴，可以引进。但我以为一要细心择取，不可良莠不分；二要适可而止，尽量照顾中国读者的习惯。《冬夜，西去列车的窗口》中，对下意识、“性的觉醒”的描写（指发表时，成集已作修改），于彼时彼人，虽不乏真实，却损害了美感和善感。《无声的旋风》，用意识流手法，“流”得太厉害，生活被切割成无数碎片，

多数读者会感到难以索解，甚至不能卒读。评论家可能会头头是道地评析出这类小说的许多优点，但是小说究竟不是主要写给评论家研究，而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。当然，读者不能要求每一篇作品翻开来一读就懂，象肉丸子一样吃起来不用咀嚼那样方便，但是至少得硬着头皮能读下去。即令不能明白道出它的含蕴，不能言传，也应该可以意会。

这些意见不尽妥当，大荣以为合则取，不合则不予置理可也。

田中全

1983年2月

小叶女贞墙那边

她不会来了，这是用不着怀疑的事情；可我为
什么还是来了，而且呆呆地坐在这儿？是迷恋这涟
漪微泛的湖光，朦朦胧胧的月色，这发散着浅浅的
清甜的小叶女贞树？还是这张曲线别致、坐得很舒
适的矮脚长靠椅？

夕阳渐渐隐去，暮霭悄悄地走拢来，眼前涌金
叠翠的湖水，泛起了青白的反光。嫩绿的柳丝，化
作了黛色的纱幕。淀湖公园早已没有了游人的踪
影。一对对情侣也早已在这片曲折迂回的小叶女贞
墙下，那一一张张靠椅上坐下来，继续他们似乎永远
也谈不尽的情话。月牙儿似在为他们祝福，又似乎
照顾他们的羞怯，时时隐去，隐没在浮云之中。湖
面掠过来的夜风，叫我禁不住起了一阵寒噤。我还
坐在这儿做什么？独饮这凄冷的寂寞？回味那爱情
的幻影？还是尽力平静下心来，清理“剪不断，理
还乱”的思绪？

她一定不会再来的了。我不想看表，不想知道